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

卷四一之卷四二
二十一年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十一

(三〇六八)山東巡撫李秉衡奏和議要挾過甚萬難曲從摺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到

降二級留任又降二級留任山東巡撫臣李秉衡跪奏爲和議要挾過甚萬難曲從再瀝懇
忱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前以和議將成條約尙須斟酌於三月二十三二十五等日先後
電摺奏陳在案近聞李鴻章已回天津和款展於四月十四日換約條款內有割臺灣及奉
天遼河以南地並賠兵費二萬萬兩南北兩京蘇州杭州重慶沙市等處通商暨倭駐兵威
海每年付餉五十萬各條此事尙未明奉諭旨以臣所聞亦前後小有歧異軍國大計朝廷
自有權衡臣何敢嘵嘵上瀆惟彼族要挾過甚事事曲從卽無以爲國外間微聞此議食毛
踐土之倫無不切齒憤恨臣受恩深重若徒隱忍緘默實覺辜恩負職清夜難安謹干冒斧
鑕敬再爲我皇上陳之遼河以南自牛莊沿海至蓋平復州金州旅順轉而東至鳳皇城鴨
綠江皆海防形勝之地爲京師左輔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倭夷貪狠成性引而納之肘
腋之地而欲虎之無噬蛇之無螫也得乎臺灣爲東南藩蔽無論要害一失沿邊各省不能
安枕且其地入版圖者數百年物產豐饒戶口蕃息士農工商各安其所一旦使之棄祖宗

富饒之舊業責令遷徙必至流離失所怨譟繁興誰非朝廷之赤子而忍令罹此荼毒乎况安土重遷人之恆情設有憑恃形勢鋌而走險以與倭相抗者將遏其義憤強令臣服於倭乎抑責其負固不服而加之罪乎不然倭又將與我爲難也我朝深仁厚澤無論如何爲難斷不加賦賠款二萬萬非借洋債不可照臺灣成案以八厘取息計之歲需息銀一千六百萬兩息無所出又將借本銀以還息銀從前以海關抵償故取攜甚便設海關不敷坐扣則借款未必可得將取盈於丁賦舉中國有限之脂膏盡以供其盤剝卽此一端國勢已不可支况款議若此則害切剝膚各處防營仍不能撤兵餉又從何出國家歲入有常安得有無窮之財力以塞此漏卮哉金陵蘇州杭州重慶沙市向未准各國立通商口岸京師重地更非外省可比若倭人一開此端則各國條約向有一律照辦之語將接踵而至利權盡爲所攬况禁近之地彼族包藏禍心設有倉猝不備之虞其患何堪設想夫中國之亟亟求和者欲苟圖旦夕之安耳聞倭自興兵以來借國債至一萬五千萬元財力困窮人民愁苦不過強力債興外實內虛於此時而自謂戰不能勝償之以鉅款賂之以土地割遼河而北洋爲所據割臺灣而南洋爲所據復駐兵威海以扼中權之要是倒持太阿之柄以授人而使之厚其力以圖我卽欲求旦夕之安不可得矣方今泰西各國耿耿環向俄人虎視於西北英

法狼顧於西南皆視我與倭之事以爲進退如此次曲徇其欲數年之內俄必索我天山南北及吉林黑龍江兩省英必索我前後藏地英與俄必爭索我烏梁海法必索我雲南廣西邊地禍變之興殆不旋踵歷觀往代割地和親卑禮厚幣偷安未久覆亡隨之史冊所垂可爲殷鑒伏望我皇上赫然震怒立絕和議布告天下臣民並各和好與國聲其欺侮要挾之罪爲萬國所不容神人所共憤以償兵費之款養戰士嚴敕各將帥督撫效死一戰半年之內倭必不支卽令戰而不勝亦斷不能於從前失地外再失數千里疆土況天威震疊薄海同仇果萬衆一心未有戰而不勝之理必待彼勢絀求和然後定約則我國家威稜遐暢自不敢肆其憑陵矣臣憂憤迫切謹披肝瀝膽昧死瀆陳不勝悚懼屏營之至謹專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立賜睿斷施行謹奏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三〇六八) 附件一 李秉衡奏李經方與倭交好甚密請勿假以事權片

再臣聞李鴻章在東洋被人槍傷後奉旨派李經方爲全權幫辦查李經方係李鴻章之子其爲人陰鷙險狠前出使日本與倭交好甚密其曖昧之事已經言官參劾臣不敢瑣舉惟全權大臣必其人有忠愛之誠而又能識大體者方能有濟如李經方之肆無忌憚若假以

事權竊恐其勾結妄爲有不可思議者必重貽朝廷之憂所關實非淺鮮謹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謹奏

(二〇六九)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覆陳和戰機宜摺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到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到

署理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雲貴總督臣王文韶跪奏爲遵旨覆陳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
四月初二日欽奉初一日電旨以和戰兩事飭臣與劉坤一各抒所見據實直陳等因欽此
臣維此次議約倭人要挾狠鷲實爲中外臣民所共憤不獨言事者忠義奮發也旨意以不
和卽戰計及瀋陽京師兩地重大所關務籌萬全之策仰見聖慮深遠急其所急臣在津言
津如提督聶士成總兵吳宏洛章高元陳鳳樓等軍聲氣聯絡必可一戰其榆關以迄遼瀋
各路軍營亦各有可用之將究竟是否可靠臣實不敢臆斷現在軍事可勝不可敗勢成孤
注與未經議約以前情形又自不同傳聞俄法德三國頗肯助我外間未審確實事關全局
安危應請飭下軍機大臣督辦軍務處總理衙門通盤籌議請旨定奪所有微臣遵旨覆陳
緣由理合恭摺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臣與劉坤一昨在唐山晤商一切意見大略相
同合併聲明謹奏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四日

(三〇七〇)吏部代遞郎中延熙等呈文摺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臣張之萬等跪奏爲據情代奏仰祈聖鑒事竊據臣部文選司郎中延熙李紹芬等以和議宜籌全局呈請代奏等因臣等公同閱看事關軍務不敢壅於上聞謹將原呈封固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臣張之萬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臣宗室麟書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臣徐桐(入闈)署吏部尙書臣翁同龢降二級留任降一級留任吏部左侍郎臣崇光吏部左侍郎臣徐用儀吏部右侍郎臣長萃吏部右侍郎臣廖壽恆

(三〇七〇)附件一 郎中延熙等呈文

吏部文選司郎中延熙李紹芬等爲呈請代奏和議宜籌全局仰祈聖鑒事竊自倭奴犯順諸將失律朝廷不忍塗炭生靈委曲言和誠亦萬不得已顧不得已而言和亦謂目前聊可相安將來徐圖自立耳近日傳聞大學士李鴻章與倭奴議和有割全臺及遼陽以南一條有威海暫許住兵歲助兵費一條有賠款二萬萬兩一條其餘傳說不一卽此三條能保目前可以相安將來可以自立乎無論遼陽爲國家根本譬之樹木旣掘其根枝葉斷難復茂

卽以臺論聞臺民忠義奮勇誓不從敵若果不從朝廷將用兵取臺以予倭乎抑任倭奴自取乎用兵取臺以予倭臺民何辜當爲朝廷所不忍也任倭奴自取是直驅孝子順孫以供寇讎之吞噬也倭奴取臺而卽得臺猶可謂臺民自罹於慘苦也倭奴取臺而不得臺必仍以兵事責言於我是欲罷兵而兵終不得罷也自各國通商以來天下形勢在於海面威海旅順天生險隘以保衛京畿此北洋大門戶也守威海旅順則天津無虞天津無虞則京畿可以安帖今旅順旣失而不還威海又許其住兵全海形勢皆失北洋卽爲自強之計亦屬無地自容一言不合彼將憤兵相加要挾何有底止且倭奴狡詐百出若賠款交清之後彼仍久據不歸爾時又何能復以兵方相爭驅之使去天下財力止有此數國家歲入七千餘萬每歲用且不敷今以二萬萬資倭奴彼將日益強大我竭天下脂膏十餘年不能了此款項又從何處再籌巨款以爲制器練軍之用是此三條爲目前計旣難以相安爲將來計亦無以自立此固宜熟思審處不可輕聽恫喝之辭以自誤也竊觀倭奴伎倆殆有所止彼所擾皆沿海地方不敢深入旱地也遼陽打牲手鎗法靈使彼一有所損則委而不攻也其國貧而債重將取償於此一戰聞其議院頗有離心我若堅持數月彼將不能自了爲今之計惟有速籌急來緩受之法樞臣目擊時艱身當重任胸中自有成算但得在廷諸臣不以身

家繫念無復假持重之言爲自衛之計必能計出萬全方今天下全勢人心固結腹地完善
尙不至束手無策也儻朝廷計議已定然後明降諭旨以定人心申明紀律以作士氣招集
流亡以壯軍威目前能戰之將若宋慶弼士成薰福祥馬玉崑李光久依克唐阿劉永福能
戰之帥若張之洞李秉衡唐景崧皆義切同仇聲威素著信而任之必能奏績其有退敗不
前者立予軍前正法勿令逡巡部議僥倖求活又以和敵之款移於用兵餉取其足賞取其
重軍務自有起色至於前之戰敗皆望風自潰又復有所牽制故至此耳宋慶能戰則勝負
相半矣山東能戰則勝負又半矣然此猶近海之地若使倭奴入旱地則其勝負之數我多
於敵矣儻主和議者謂戰不足恃如此議和無甚妨礙卽請皇上飭令將目前如何相安將
來如何自立之處具摺詳晰上陳仍飭下延臣會議勿任含糊敷衍致貽後悔事關大局凡
屬臣民同深憤懣不揣冒昧繕摺呈請代奏謹呈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郎中延熙郎
中李紹芬員外郎惠森主事鍾琦郎中恩浩郎中覺羅鍾培員外郎范廣衡主事劉家模主
事雷祖迪主事丁寶銓員外郎聯壽郎中成和郎中宗室載林員外郎長旂員外郎賀助員
外郎崑玉員外郎錫齡員外郎熙彥主事長明主事宗室海鋹主事陳應禱主事李坦主事
洪嘉興主事孫筥經主事劉華主事關裕祚主事劉顯曾主事孫紹陽主事劉元弼主事黃

允中委署主事文通委署主事書年

(三〇七一)吏部代遞主事王榮先等呈文摺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臣張之萬等跪奏爲據情代奏仰祈聖鑒事竊據臣部候補主事王榮先洪嘉與鮑心增呈稱約章悖謬萬難隱忍曲從宜速籌戰守以挽危局而策武功等語呈請代奏前來臣等公同閱看事關軍務緊要不敢壅於上聞謹將原呈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臣張之萬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臣宗室麟書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臣徐桐(入闕)署吏部尙書臣翁同龢降二級留任降一級留任吏部左侍郎臣崇光吏部左侍郎臣徐用儀吏部右侍郎臣長萃吏部右侍郎臣廖壽恆

(三〇七二)附件一 主事王榮先等呈文

候補主事王榮先洪嘉與鮑心增爲呈請代奏約章悖謬萬難隱忍曲從仰祈乾綱速斷急籌戰守以挽危局而策武功恭祈聖鑒事竊自倭奴犯順我師進討日久無功皇上軫念生

民不欲究武爰遣北洋大臣李鴻章往議和事凡在臣民同深感戴然必所開條約理勢能行不滋後患乃可俯從以紓目前之急今聞現議各條不足以安黔黎適足貽憂宗社此則大局安危所繫萬萬不可曲從者也職等負慚敵愾同抱杞憂敢將約章利害欺給情形縷晰陳之

第一款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爲完全無缺按倭在朝鮮改制度開鐵路極力經營而反令中國認明無缺此如盜入民家毀其器物攫其貲財而強補盜之官代出並無被盜情形保狀也玩侮孰甚又云令獨立自主卽當聲明倭亦不得於該國駐兵干預政事何無一語及此是爲我敵國實倭屬埠也又云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全行廢絕考自古屬國朝貢有缺卽力不能討亦無明頒詔諭准其廢絕之理况朝鮮久爲藩服我太祖太宗經營之功列祖列宗覆冒之誼垂三百年今此約竟一語廢絕復欲我皇上御批允准衡之事理似不可行

第二款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查下開地方除未經收復各城不計外其臺灣一省勿論從前卽近二十年慘淡經營之城堡臺戍局廠鐵路及一切經費不知凡幾千萬而煤金之礦硫磺樟腦粟米之饒利外洋所

估出產值五萬萬者不與焉一旦舉而讓之日本當年得之何其艱今日失之何太易又劃界所開除割臺灣全島澎湖列島其荒謬易見外其云奉天南邊地方劃界自鴨綠江口抵安平河口至鳳凰城及營口止是折線以南自未失之遼陽大高嶺一併在內縱橫幾及千里既全割棄而又云遼東灣東岸及黃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屬諸島嶼一併在所讓境內查黃海卽遼海別名其北岸所包甚廣又申明之曰奉天省所屬按錦州一府凡廣甯義州甯遠各州縣西南抵山海關皆在黃海北岸均爲奉天轄境山海關外萬山環抱特爲天險亦海岸島嶼耳今併在讓界之內是併榆關棄之矣卽僅留關城我豈能復出關門一步不獨錦府全境無一髮之繫而與盛京聲息隔絕必出喜峯口繞蒙古草地乃通緩急應援鞭長莫及是舉本朝龍興之地及陵寢所在而棄之也其吉林黑龍江兩省更難越境有之是一舉而失幅幘萬里之地也

第三款兩國派員劃界限一年竣事查倭約旣多含混於前必生枝節於後非盡棄各處險要恐永無竣事之期

第四款中國將庫平銀二萬萬兩賠償日本軍費似此鉅款民間無可搜括勢必借之洋債卽數厘之息每年已合一千餘萬卽能如約八次交完已及八年不知更幾何年而後償畢

卽再以十年約算是利銀又須二萬萬也而前八年之中除第一次外又須給倭每百抽五之息又給威海駐兵之費歲五十萬七年合計又千數百萬是不計割內所失已償費四五萬萬也中國雖大遭倭毒計精髓立枯矣

第五款限二年內地方人民願遷居者任便變賣限滿後宜視爲日本臣民又云臺灣一省限兩箇月內交清查倭所欲割之地臺省最爲繁庶僅限兩月交清則所云二內年任便變賣遷居者悉不可信直棄我赤子爲倭臣民而已

第六款換約後再會訂通商行船條約及陸路通商章程其通商則添設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製作一湖北荊州沙市二四川重慶府三江蘇蘇州府四浙江杭州府按沙市重慶蘇杭等處均係內地商賈輻湊之區向未通商重慶近雖設關亦非外洋工藝製作之所今概任倭作俑盡奪民利矣又於各府外另爲伏筆曰陸地通商夫陸地更包括無外是直舉中國廿三行省而與倭共之也

其通商行船除駛入各口搭客裝貨外一從宜昌溯至重慶二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杭查宜昌上游及運河向無准外洋行駛小輪船之例又通商之國往往有兵輪闌入長江在彼名爲護商而民情卽多驚駭猶幸泰西各國重在通商且其來甚遠耳今倭包藏禍心且

離中國極近若果行此約彼以兵輪護商何詞可阻一旦狡焉思逞連檣駛入上及重慶內延蘇杭腹地一時水陸猝發沿江七省盡爲倭據矣

又日本在中國內地進口商貨勿庸輸納稅錢派征一切諸費又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市任便從事各款工藝又得將各款工藝機器任便裝運進口查我內地稅法有出口進口落地種種名目重以沿路關榷厘局船稅近又加以各項捐輸貨物成本愈重市價愈昂獲利愈微商民所以交困也今倭貨既免一切征稅則成本甚輕必減價出售以罔市利是內地商賈之生業自此廢也中國生齒極繁除耕農外率恃工藝餬口通算產物之鄉何止以億萬計今倭得於內地城市從事各款工作技藝一則曰任便再則曰任便無復限制又機器靈巧一人所司可兼百人之職一日所就可抵數月之功是內地手民之生計自此窮也小民迫於衣食惟利是視今上海租界各商既多掛洋旗以逃稅矣若內地商賈失業必盡變爲倭商內地手民失業必盡傭爲倭工直爲倭毆民而已非僅并關稅厘金之利而失之也第八款日本軍隊暫行佔守威海衛既已萬不可行且既云第一第二兩次作抵押又云俟賠款交清通商行船約章批准互換周全妥善可允撤回未批准以前雖交清賠款仍不撤隊計賠款交清業已八年且倭虎狼之心其欲無厭卽通商行船兩事彼所謂周全妥善有

何底極隨時隨事皆能藉口是實欲據我南北洋之咽喉賠款雖多終無撤隊之期且爲再起風波之地也

第九款由日本所還俘虜不加罪既以謬妄又云迭次交仗所有關涉軍隊之中國臣民概予寬貸併飭有司不得代繫夫國家所恃以驅策天下者刑賞而已今如倭約是葉志超龔照瑛各犯既當立行出獄而在逃未獲趙懷業衛汝成之流必冒託於俘虜之數且卽挺身自出有司不敢捕治威刑盡廢魍魎橫行此後統兵將領亦何懼而不臨陣潰逃哉亦何樂而爲宋慶馬玉坤徐邦道之血戰哉平日亦何憚而不剋扣兵餉廢弛軍政哉蓋此次拏問罪員惟淮軍將領居多此約但欲私庇淮將而不顧敗壞國事至於此極也且向來外洋立約從未干預阻撓中國政權今倭此約已一舉而奪皇上威福之柄此後廢置予奪駸駸有惟倭命是從之勢且遇強大於倭之國更當何如恐秦使張儀相魏金索宋韓侂冑之首其禍不遠也另約三條一駐守威海之日本軍隊應不越一旅團之多軍隊需費每一周年貼交四分之一庫平銀五十萬兩按倭欲駐兵威海其意本作償費抵押乃二萬萬之外又復加此兵費無理之中益復無理且日本軍數每一旅團雖未核其多少而此項需費周年四分之一尙需五十萬兩一年卽需二百萬兩每月實需十六萬六千兩有奇卽倭餉較厚合

計實兵已將及兩萬之數既准其駐兵安能更立限制耶倭駐兵既多我卽須嚴爲防備恐欲撤兵而仍不能撤欲省餉而終不能省也又日本軍隊所駐地方凡有關涉軍務之罪均歸日本軍隊官辦理審斷是舉該處人民任倭荼毒而中國官員不得過問也若倭復用私恩籠絡之術小民何知其有損於中國更大

以上各條綜其大害國勢蹙矣財源匱矣民心渙矣威柄失矣卽不論倭賊之敗盟旁國之乘釁而四者皆國之命脈所繫失之何以自立我皇上天縱聖智諒無不在洞知灼見之中且皇上所委信眷任恃爲心膂股肱之佐者內則樞部大臣外則督撫將帥也今和約到京多日未聞有以宜速批准之說進者是樞部大臣旣不以此約爲然矣文則劉坤一張之洞李秉衡各疆臣武則依克唐阿長順丁槐各統帥莫不交章諫阻是督撫將帥亦不以此約爲然也又聞臺灣義民慘奏叠至而京職小臣及十八省會試舉人涕泣呼籲於都察院呈請上聞者且數十起是天下臣民又皆不以此約爲然也且聞俄德各國嘖有煩言是五大部州殊方異域之情亦併不以此約爲然也然則多方恫喝力主和局者李鴻章一人而已皇上以鴻章之心爲可信乎此次倭開之約自有中國以來雖石晉之事契丹南宋之事金元未嘗有是也其不得復名爲和審矣鴻章實本朝臣子何以允之以鴻章之心爲不可信

乎奈何當本非萬不已之時而遽行無可如何之策以列祖列宗三百年積累之基誤從鴻章一人之姦謀而輕於一擲哉雖然今日時勢卽我皇上屈意批准職等固知倭決不能大得志於中國果盡如此約也何也臺民犢悍之性以義憤激變於前各省教匪裁勇不逞之徒藉驅夷號召於後恐許割之土地未交允償之兵費未繳而天下必已甚亂矣倭亦惡能盡行此約於中國哉所憂者如此則我國家安危大計有不敢逆料者矣職等亦知以皇上之明樞輔之忠必無允行此約之意所不免疑慮者和局原可中更而戰事恐無把握設寇逼畿輔要挾滋多不若姑爲權宜之計耳然以事理權之固可決其不然也何則將來之制勝難豫知而往日之敗則可見知往日之有由敗卽知將來之必可勝矣自平壤倡潰以來我軍節節潰敗者多敗於不戰其敢戰者固未嘗盡敗也其亦有時而敗者以有擁兵不戰之將累之也今但主於堅忍因以持久汰闕冗之將裁疲玩之兵詔求直言以集羣策聯交友邦以審敵情專任宋慶馬玉崑徐邦道董福祥聶士成諸將使條上方略合力防勦聯爲一氣互爲聲援朝廷不復遙制戰事必有大功夫倭之氣力技倆明明可睹彼雖百戰必不能攘我數千里之地彼雖百勝必不能攫我十餘萬萬之財而况廟算克堅軍氣愈壯倭衆分力弱畿輔重地固斷斷不能深入哉此則輿論僉同確可憑信非職等之私言也近日廷

臣之條陳戰事者亦多矣雖未必算無遺策而制勝之道必在其中我皇上但博覽羣奏精擇而力行之必可收涓埃之效職等尤伏願朝廷於軍務賞罰一以遵行高宗純皇帝用兵成憲爲斷務使將畏國法甚於畏死綏士畏將令甚於畏鋒刃則乾隆間之開疆萬里聖武遠揚必更見於今日危局可挽和事亦可成矣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謹陳約章悖謬緣由遵例呈懇代奏伏祈鑒核施行謹呈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三〇七二)都察院代遞各省京官舉人呈文摺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裕德等跪奏爲據呈代奏事據吉林京官總理衙門章京文瑞等福建京官禮部郎中黃謀烈等貴州舉人葛明遠等廣東舉人陳景華等江西舉人程維清等廣西舉人鄒戴堯等各以條陳赴臣衙門呈請代奏臣等公閱各該呈詞均係事關重大情詞迫切既據該職該舉人等取具同鄉京官印結呈遞前來臣等不敢壅於上聞謹鈔錄原呈六件恭呈御覽伏乞聖鑒謹奏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裕德左都御史臣徐鄴降二級留任左副都御史臣宗室奕年左副都御史臣宗室奕秋左副都御史臣楊頤(入閣)署左副都御史臣沈恩嘉左副都御史臣壽昌